

安吳四種卷第十

藝舟雙楫卷第三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論文三

錢東湖詩序

余以戊午客武昌始至卽識東湖先生怡怡然與爲提攜
鬚髮告處先生爲諸侯客數十年矣涉世深而天真不斷
心殊敬異之乾隆初武進錢文敏公以詩名先生於文敏
爲猶子弱卽以詩見畏於文敏先生之溫厚其澤詩教深
也然先生自珍未嘗以草稿示人已未春先生作夷陵
其五月余至夷陵先生病方起余前姓三起十月返武昌

先生前至月餘矣。余自七八歲卽好詩。攻之且十年。然雅不欲與不知者道。有同居歲計者。不知余事韻語也。楚北兵興。途次多壘。斷壁頽垣。損心怵目。往復三數千里。吟咏頗充攄情而已。見先生乃出以相質。先生謂沈密多厚意。卽自出舊稿三冊。爲言少作多。散軼及游粵乃自檢輯。近者偶有涉筆。才力亦非盛年。又言詩人有佳構二三十首。足以自雄。上拙吾自知之。先生之詩柔質如其爲人。其入古探賾。非篤學銳思者莫與知。余鄉思忽興。卽當別恨。不移人遠也。蓋楚遊二載。知交惟先生爲終始。余前集

未可定書此作別非能序先生詩也

胡眉峯詩序

眉峰原名梅晚更名量長洲人

眉峯年十九題詩于虎邱石壁爲朱常河先生所見遂招攜入都笥河爲風雅宗天下名流出門下然常曰妙才黃仲則奇才胡眉峯故都下言詩必推黃胡眉峯博學無所不通尤精于史氏而喜言兵明史館方開求熟明事者太學士王文端公劉文清公合詞延眉峰而眉峰斥主氏明史稿爲穢書非事實駁正數十百事二公不能從還佩囊韃驪馬從吉林將軍出關洎入都而廷議裁革巡臺御史眉峰走告二公曰果爾則臺民必叛卒有林爽之變眉

峰旣困躋笥河言于陝西巡撫畢宮保使同出都而眉峰一見卽勸其速回陝閱兵練標下以備回民宮保以爲妄謝罷之旋陝不數月而回民叛宮保大驚專弁入都招眉峰其客曰眉峰語常喪氣聞者輒不祥遂止眉峰乃從孫文靖至雲南安南之役文靖不用其謀眉峰怒絕去仍入都而湖南議改折收苗布眉峰曰吾素知湖南官吏遇苗民無狀徒以懷

朝廷恩德耳若必改布稅則苗民立叛當事聞者目笑之未幾苗果叛兵皆集苗疆川楚教匪乘虛起兵事連者且十年眉峰旣不用于世益使酒作爲歌詩然疎懶不錄副

所至輒散失嘉慶辛酉始相識于揚州市上眉峰頭白且
童禿行裝惟酒具一劍一襪被一而酒酣耳熱縱談南北
邊形勝阨塞述古人成敗之迹如指掌又誦其詩數十百
篇皆奇氣全涌不可控制嗣以愛子夭折而病劇夫人又
相繼逝遂欲削髮入山既不果出遊無所之顛躓吳中至
木瀆居義學訓村童道光紀年吳人以眉峰老且病甚因
授壯歲之詩百不及一因爲收集十數年來讌集酬酢之
章共得若干首付之梓八月刻成而予適過眉峰眉峰臥
病甦不能起執手且泣且語曰慎伯知我爲我序之我幾
世七十二年無一是處讀書萬卷豈誤我我自誤詩書耳

慎伯明述之使後世知所戒也時仲則歿已卅餘年友人哀其詩數千首以行世至家有真書眉峰雖塊然尙存而著述零落殆盡天之困詩人也常不遺餘力故少陵之家屬餓于同谷者七人其身才得一醉遂以死青蓮臥病江上其子爲土偶所祟至不血食仲則之子小仲今年春亦病歿無嗣人天之所以困眉峰者旣已備至而復使其詩散佚無存茲之所刻非直不足以見眉峰之人已也狐狸之而狐扣之是以無成功天生眉峰而厄之如不克至是極也夫天乎人乎後世其何從讀眉峰之詩乎道光二年九月包世臣書于都下

書述學六卷後

右江都拔貢生汪中容甫文六卷余以嘉慶辛酉至揚州訪容甫而歿已八年得儀徵阮尙書所刻述學其題詞曰心貫九流口敝萬卷又有廣陵通典至精覈繼識其甥畢貴生及其子喜孫因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與阮本無異又于蘭亭冊前見其畫像就求遺書則皆容甫自以屬其友寶應劉台拱惟校讀之左氏傳說文解字二書藏于家然其所丹鉛者皆理顯迹非精義所存乙丑予再至揚州與貴生同榻而容甫八子夢自言其文之得失甚具如某者王次與貴生共咤其異而喜孫叩門入再拜曰劉先生

病甚召喜孫付先子文稿行促不及相告歸舟阻風三日乃得達先子草稿紛糾非吾子莫能爲訂定者貴生日舅氏已三日自來屬愼伯矣愼伯其無可辭時盛暑子竟十日夜爲徧核稿本乃知述學者容甫弱冠後節錄以備遺忘之類書自于冊首題曰述學一百卷已成者才數卷至乾隆五十五年容甫自檢說經辨妄之文并雜著傳記若干篇以世人皆聞述學冒其名刊行于世廣陵通典已成者八卷其目錄自夫差開邦溝至史可法守城共十卷廣陵對乃其要刪而楊行密以後尙闕原題曰揚州通紀改曰廣陵通典又乙之卒未定其名容甫少孤貧無師而自

力成此盛業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年三十而體勢成多
可觀采四十五以後才思亦略盡矣既自刻二卷而心知
未愜然劉君受付囑者十餘年才校刊三分之一又時以
世俗語點竄之容甫文長於諷諭而甚深穩偶有一二語
直質者則加以芟薙及喜孫載稿本歸而精誠遂感予夢
以是知文人魂魄常附稿本可哀也已襍稿四冊各厚寸
許文皆有重稿或有至三四稿者惟靈表二篇每篇三四
稿詞各異而皆未成予爲集各稿之精語不改一字而成
文仍如容甫之筆別刪說辰參說夫子京口浮橋議月
明堂圖諸篇而更劉君所點竄者題曰汪容甫文集釐定

爲正集三卷其酬酢之文一卷爲別集以授喜孫世人皆稱容甫過目成誦而使酒不守繩尺貴生母容甫親妹也嘗語子曰先兄每日出謀口食夜則炳燭讀三禮四十行四十遍乃熟性不飲終其身酒未沾脣生平與人書雖數言皆具稿猶塗改再三稿中遇應擡頭字皆端寫余驗其稿本良然容甫三十二始出遊至大興朱學士安徽學使署名益起然學士豪舉幕中多盛氣少年觀容甫與朱武曹書志在遠大使不出學士之門所就當有進于此世人又言容甫前妻孫氏死于非命然孫氏被出後予至揚州時猶存蓋人言之謬戾如此容甫生平所著述已成未成

予皆得見能言其學之所至涉獵經史不爲專家抑以囊
貧無藏書比壯常遠遊及晚歲稍裕可家食而精力衰耗
故不能竟其業至其爲文柔厚豔逸詞潔淨而氣不局促
則江介前輩罕與比方貴生有其豔而無其厚又已早夭
近時揚州有劉文淇孟瞻攻經籍過容甫文筆亦幾近而
工力傷薄楊亮季子充其樸茂可出容甫上而耳目淺狹
以艱澀尤傷邊幅二子皆年少好學常從予遊是當踵容
甫而起者矣喜孫宦遊入都中間相失十數年道光壬午
九月喜孫乃以此刻來貽悉改亂非予所定亦有數篇爲
喜孫續訪得而予未見者容甫之靈能自致于予而不能

終呵護之使不變動以自存其真也悲夫

讀大雲山房文集

右初集二集共八冊故友陽湖惲敬子居之所作也子居文精察廉悍如其爲人其紀畸人逸士以微知著常數語盡生平持論有本末言氣化言仙釋皆率臆而談洞達真契推勘物情不事谿刻而終莫能遁近世言文未有能先子居者也然敘述撫仕富子則支離拖沓有所爭議必擲揄顯要卽誚訕守土長吏率多府罪于下是其不能無蔽也子居性不欲有所後於人而義昧益闕故於古先賢哲所不言與言而不敢盡者則莫不言之又不耐受譏彈流

輩固無以加子居震讐氣矜罕能以所欲言進及進而得盡者子居之文必傳於後世然其必以是數者致累亦無疑也然古文自南宋以來皆爲以時文之法繁蕪無骨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謂真古矣乃與時文彌近子居當歸方邪許之時矯然有以自植固豪傑之士哉其兩集目錄述古人淵源所自當已然與人論文書十數首仍歸方之膚說將毋所與接者庸凡不足發其深言耶抑能行者固未必能言也予將訪哲弟敷子寬於海寧子寬心成之士能言其兄文所至者也故書以勸

之

舊業堂文鈔序

天下之所爲貴士與士之所以自貴者亦曰志於利濟斯人而已然學不足以輔志則夸大少實識不足以將學則迂疎寡效氣不足以持識則瞻顧無成然或負氣太盛又常致激切債事如山澗暴雨之集橫潰四出一往而涸明僉都御史凌海樓先生由知縣擢御史廷諍天下大計拜杖歸田及起用原官風操彌厲朝政幾肅甫膺顯擢旋被中傷迹其氣矜之隆意必句決目眦字流血淚而章疏詞指巽婉和易一若有所必不得已而後有言者可謂好直而不蔽者矣至被評廢棄之後其能放情山水逃心禪悅

者已爲超絕流俗而先生居於澤國深求疾苦委曲達當路卒使水有所歸出鄉里於溝壑是其用之不終於國者必求有成於鄉守氣平用識審夫豈矜名買價之徒所能望其項背耶先生詩文甚夥稿藏家祠裔孫曙求之數十年乃得錄副苦資竄擇其實關世用者得若干卷鈔付梓氏使後世尙志之士受而讀之如坐和風祥日中而知驚飈怒霆之不克有濟而賦性寬柔者亦有以自勉不至坐弃於萎靡焉天下事庶幾有起而力任之者乎

贈芳彥間序

吾聞子瞻氏之論文已其論六一居士曰著禮樂仁義之

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使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犯顏納諫爲忠其論范文正公曰公少時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乃其出入將相迹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其論樂全先生曰公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一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成敗有驗於後吾又聞子瞻氏之論學已其告張琥曰富人之稼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其稼少糝而多實久
藏而不腐是以善學者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其告吳
彥律曰南人日與水居七歲而涉十歲而浮十五而沒夫
沒者豈苟然哉是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
五而得其道使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
其言試之河則未嘗不溺故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
沒者也是故舍禮義忠孝是非成敗則無所言文矣舍文
則無所言學矣舍學則無所言道矣然而世遠道喪以黜
字爲學勦聲爲文其上者乃能鉤稽名物刻鏤風雲正
則失要治人則無功師友謬說聰明銅蔽是故自任斯文